

大家V微语

锁

□尤今

●那天,独居的阿依忘了带钥匙出门,对着那一扇讳莫如深的大门一筹莫展。

●请来了素不相识的开锁匠,三两下子便把锁头弄开了;之后,他一脸凝重地对阿依说道:“你家大门装的是廉价的锁头,很不安全,应该换掉。”

●由于他手法利落,收费又比市价低,早已取得了阿依的信任,所以,她没有细问,便点头应允了。万万没有想到。锁头换好之后,他竟索价三百大元,声明分文不减。他信誓旦旦地表示:这是精制的上品锁头,装上了它,夜夜高枕无忧。

●想到“破财挡灾”,阿依忍痛付款。

●后来,有内行人看到阿依新换的锁头,摇头笑道:“嘿,这根本就是个普通的锁头啊,说是精制上品,纯然无稽!再说,擅长开锁的歹徒倘若存心入门行窃,就算天底下最好的锁头也挡不住他啊!”

●阿依这才知道,那天请那个没有职业道德的开锁匠上门来,根本就是“开门揖盗”呵!

●危险,往往就藏在我们以为最安全的地方。

大地之上的暖风

□王法艇

夏日来临,暖风升腾,日月星辰,壮丽河山。

一条大河,浪花映闪,顺势奔腾,河床上的砾石从容沉静,最大的一颗开口歌唱,将辽阔的大地唤起。

它明亮的声音在苍穹下流布,江河激激,岸坻峨峨,苍阔的热土密植神秘和生命。

它从容不迫,在晨曦中掀开青史,壮美和瑰丽密不透风。

它属于大地,属于大地之上的光芒,属于大地之下的金石词根,如同人们在夏日里对热烈的期忧,它倾尽力量翻卷春天背后的残叶冷雪,摆脱贫瘠,创造幸福,轰鸣的声响激荡黄钟大吕,不绝如缕,浩浩荡荡。

荡荡。

地层之下的熔岩,奔岩不息,所经之处,滋生炽热的暖风,它拥抱一切,它用一柄三千尺的风琴弹奏高古的大风之歌。

“爱,深情地爱着,把人民追求幸福的愿望作为力量。”

用脚步丈量自由寥廓的河山,呼唤满枝挂果的森林,飞扬雀跃翩跹的彩虹,闪动晨星缀露的黎明,憧憬花团锦簇的未来……

习习暖风长在,万象次第花开。天地之大,大不过智慧的初心。万物有灵,它的胸膛爱心溢漫。泱泱江水,涣涣大河,漂浮的霞光沉溺美好,萌动的羽翅被希望照亮。

群山沸腾,赤诚洋溢;鲜花盛开,永葆初心。不负韶华,只争朝夕,以梦为马,刻骨铭心。提灯的追梦人,怀揣着一支歌坦途疾步,黎明安宁,和煦暖风。

“在辽远的大风里永擎华夏的长旌。”大美庄严,涵养春秋,它的声音气势若虹。肃穆如斯,热烈如斯,各自拥有共同的锦程。森林之中,梦如雪莲朵朵绽放,升高的祥云优雅观赏。应和它,该如何抒情?!每一个跳跃的音符,都在在用自己的生命为一首大合唱,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,多像一个个深情的音节,向脚下的土地,深情表达无尽的恋爱。

一曲灿烂,十四亿支曲子汇成磅礴歌海。

最好的相遇
最好的爱

□杨献平



尽管有时候会遭到欺骗,但最终你是胜利的。也不要觉得哪里比这里好,比如自己的家。所有有生物的地方,都充满残酷的丛林法则。竞争是一种本能和生命状态。但竞争也要有底线。如,不可乘人之危,落井下石。即使背后做一些不好的事情,也要留一个缺口,好让人不至于绝望。因为,放人一马,也是放自己一马。

世上最好的事情,唯有血缘亲情,切勿相信那些三观一致可以代替亲情的话。不论年轻还是老了,要试着寻根,而且要用用心。人有来处,也有去处。你们这样做,后代也会如此。人和人,其实是一种转换,从祖宗到你的子女,看起来是流转,其实是子孙们总是在代替先祖们在世上行走和活着。

相信自己,相信善的力量,德的力量。读书,切勿只读西方的和流行的。学会要与时尚反着来,当人们一哄而上的时候,可以退后几步。读书也是如此。他们说好得不得了,按住性子,至少等半年之后再读。没事多读《道德经》《增广贤文》,以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书籍,古今中外,唯有读书,才能使得自己真正立于不败之地。时刻关注新学科和新思潮。相信平凡的力量。多数人是平凡的。而人类及其他,都是时间的祭品。平凡和普通不可怕,因为这是最真实的人生。

情商要高,不高,就要努力培养。不要在乎智商,世上最高的东西,不是聪明,而是智慧。凡人更需要智慧。学会吃亏,吃眼前亏,不要吃一辈子后悔的亏。

无常。万事万物皆如此。不要以为这该是你的,那个也该是你的。物质的本质是流通和交换。人情也是。

爱你的人,而且真爱你的人,一个人,一辈子,父母之外,大致只有那么一两个,三个已是奢侈的梦想。因此,珍惜真爱你的人,也是毕生的一门功课。

不要趋炎附势。安于平淡的生活,可能是大多数人生生活的理想状态。

世上的人,只有自己生养了,才会懂得慈悲和仁爱,才会感恩于父母的恩德,以及天地万物对自己的包纳、给予和恩赐。有很多时候,抱着稚儿灼灼,却喊出锐锐的名字。作为他们的父亲,我心情复杂,幸福而又迷茫。我只是觉得,生下孩子,无论他们将来如何,作为父亲,唯有尽己所能,给他们好的家庭生活与文化教育,尤其是品质的养成。

这是2020年夏天,稚儿懵懂,长儿已经置身于广阔的世界。作为他们的父亲,我这样一个中年人,每一想到他们,就眼眶发热,眼泪悬悬欲滴。内心也总是升腾着一种温暖而坚韧的东西,那就是血缘亲情、慈悲、鼓舞、深爱、期待、奉献,以及无可阻挡、如风如雷的成长与衰老。而人最美好的,大抵就是,无论何时,总有希望的曙光,总有灵动的雨露与血液里的花朵与琼浆。

文史杂谈

“后浪”德彪西

□肖复兴



样,“对德彪西来说,他也有同样高度的敏感,因此,他除了听觉别无其他。”

德彪西最初音乐的成功,还得益于法

国家征派的诗歌。那时,德彪西和马拉美、魏尔伦、兰坡等诗人的密切接触(他的钢琴老师福洛维尔夫人的女儿就嫁给了魏尔伦),他所交往的诗人远比作曲家朋友多,他受到他们深刻的影响并将诗歌的韵律与意境融合在他的音乐里面,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。

我们可以说德彪西狂妄,他颇为自负地不止一次地表示了对那些赫赫有名的大师的批评,而不再如学生一样对他们毕恭毕敬。他说贝多芬的音乐只是黑加白的配方;莫扎特只是可以偶尔一听的古董;他说勃拉姆斯太陈旧,毫无新意;说柴科夫斯基的伤感太幼稚浅薄;而在他前面曾经辉煌一世的瓦格纳,他认为不过是多色石灰的均匀涂抹,嘲讽他的音乐“犹如披着沉重的铁甲迈着摇一摆的鹅步”;而在他之后的理查·施特劳斯,他则认为那是逼真自然主义的庸俗模仿;比他年长几岁的格里格,他更是不屑一顾地讥讽其音乐纤弱,不过是“塞进雪花粉红色的甜品”……他口出狂言,雨打芭蕉般几乎横扫一大片,雄心勃勃地企图创造出音乐新的形式,让世界为之一惊。

如今,我们认识了德彪西,听过他著名的管弦乐前奏曲《牧神的午后》等好多好听的乐曲。但在当时,德彪西只是一个被“前浪”鄙视、训导、引领的“后浪”。

如今,法国当代著名作曲家埃米尔·布列兹这样评价这个“后浪”：“正像现代诗歌无疑扎根于波特莱尔的一些诗歌,现代音乐是被德彪西的《牧神的午后》唤醒的。”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:张红宇
 一版编辑:赫巍利
 一版美编:冯漫图
 编:王泰舒

零售
专供报